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第二十五卷

○評論 【評議大禮諸臣】桂、方諸臣，附和大禮以博官爵，非為勢利所逼耶？乃當時世宗聖制一篇，其略云：「今世衰道微，人欲熾盛，彼之附和者，師生兄弟亦有不同。少師楊一清為喬宇之師，一旦被勢利之逼，則師之言不從矣；桂華為少保尊之兄，則弟不親矣；湛若水為尚書方獻夫之友，則友而疏矣。勢利奪人之速，可為世戒。」楊一清代為桂辨云：「喬宇不聽臣言，若水背獻夫，誠然，若桂華能持正論，未可盡非。」上曰：「朕歎兄弟殊途，吁嗟之餘，抑揚不平，依卿言將原稿改之。」按，世宗聖語，即張璠「寧忤聖主不敢忤權臣」之說矣，故反以人欲熾盛支持正諸臣。楊丹徒迎合意旨，亦矯喬、湛以傳會時趨，寧非勢利之尤乎？然甫逾年，亦為璠、尊所逐矣。占風望氣，亦復可益？是乃可為世戒耳。

【弇州評議禮】弇州作張永嘉傳云：「凡言禮而貴者，其人材皆磊磊，即不言禮必有以自見。」其語不甚謬，然其中如黃綬之狡險，彭澤之狠橫，又豈可以磊磊目之？若錦衣之聶能遷，寺丞之何淵，初以附永嘉得進，後睹其暴貴，又劾永嘉以自為地，此皆諸公所引為同志者，至此得不汗顏決背乎？至其後也，則豐坊者起而疏請睿皇入太廟，天下皆恨其諂，使張、桂而在，亦必諫止，然則何淵之世室，未可盡非，而即帝即考之後，事體愈重，上意已定，即百張、桂安能救正也？貴溪之分祀四郊與親蠶諸改創，皆本之永嘉，而更成水火，永嘉雖甚恨而屢攻之，終無如之何；最後則孝烈皇后之先俯太廟，並徐華亭亦不敢諍。乃知典制一越，侵尋日深，此實永嘉輩為之俑，至於末流，不復可障遏矣。

【靖康景泰二論】董思白太史嘗有言：「周之失計未有甚於東遷者」，此子瞻氏之言也；李綱用之於靖康而宋社屋，社稷為重，君為輕，此子輿氏之言也；於謙用之於景泰而明祚昌，蓋謂二公皆抱忠義，而謀國或濟或不濟，即往哲格言，亦有不可盡泥者。然二公不獨信古之有得失，即識見亦不同。今觀肅愍諸奏，凡條陳兵食戰守事宜，無一不中肯綮，施之無不立效，自是見地高卓，加人數等。李伯紀在宋，無論兵援太原逗留不進，致誤大事，即建炎初起當國，首建募兵、買馬、括財三大政，果有一端可行否？江淮即無馬可買，而招兵、括財之議尤為外謬，李欲大郡增兵二千人，次千五百人，其餉出於何所？且中原即失，全恃東南為根本，而乃盡括富民所蓄，以充軍興，將室愁戶漢，人人思亂，不待兀朮渡江而民心先變矣。宋齊愈所以首駁之，李慚無以辨，乃借書張邦昌三字置之極刑，亦太慘矣。肅愍當英廟北狩時，力拒南遷之議，謂徐理可斬，然終不殺徐，且力薦之為祭酒，致徐他日奪門，陷於西市之行。若以小人肺腸視之，必謂忠定密於防患，而肅愍拙於謀身矣。

靖康金人再入犯，道君欲自出陝西招兵，為李綱所遇不得行，以故城破入金軍時，見欽宗曰：「早聽老夫，無今日之禍。」欽宗無以應也。又粘罕初圍城時，蔡京求入見陳退兵策，蓋欲決河灌敵營，使匹馬不返，而攻者四起，不許入國門，遂貶潭州。此時君相共亡其國，罪不必言，但此二策未為無見，竟以人廢言。若景泰之際，則英主勞臣，拮據以安廟社，又非宋事比矣。

【汪南溟文】王李七子起時，汪太函雖與弇州同年，尚未得與其列，太函後以江陵公心膂驟貴，其副墨行世，暴得世名，弇州力引之，世遂稱元美伯玉，而七子中僅存吳明卿、徐德甫，俱出其下矣。汪文刻意摹古，盡有合處，至碑版紀事之文，時援古語以證今事，往往捍格不暢，其病大抵與歷下同。弇州晚年甚不服之，嘗云：「予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，以世所曹惡也；予心非太函之文而口不敢言，以世所竄好也，無奈此二屈事何。」是亦定論。當海內盛趨饌中時，汪高自標榜，至謂文人倔強不肯攀附者，目為夷狄之不奉正朔，至今日反唇弇州者日眾，又何論太函。太函居林下久，睹弇再出，不免見獵之喜。時許文穆為次輔，其同里至戚也。屢言於首揆吳縣三揆太倉，不能得，則又致書弇州公，轉托其緩頰於太倉，以速汪之出，終以時情不允辭之，弇州亦尋里居矣。汪暮年眷金陵妓徐翩翩名驚鴻者，綢繆殊甚，至比之果位中人，作慧月天人品，其文全擬佛經，穢褻如來亦甚矣。其門下詞客如潘之恒、俞安期輩，又從而傳會之，作歌作頌，更堪駭笑。

江陵封公名文明者七十誕辰，弇州、太函，俱有幃詞，諛語太過，不無陳咸之憾。弇州刻其文集中行世六七年，而江陵敗，遂削去此文，然已家傳戶頌矣。太函生沒，自刻全集，在江陵身後十年，卻全載此文，亦不竄易一字，稍存雅道云。

【評論前輩】王太倉之評張太岳曰：「江陵相業，吾始終不謂其非，獨味於如人一事，到底不悟。」而孫樾峰則又云：「江陵棄留心人材，胸中富有，所品驚每在司銓者上，故其柄長操。夫能長百人者必其材兼百人者也。」其說又如此。孫樾峰之評王弇州曰：「本朝大小紀載一出此公之手，使人便疑其不真。」而一時推服諸君子，無不曰良史才，或云世家九卿，所聞見朝家事甚備甚確。往年陳文憲開史局，亦有生不同時之恨，而李本寧亦嘗孫言為過。則弇州之宜史與否，終未可定。而說者多謂孫語未然。孫之譏弇州，謂宦官用事者為大璫，杜撰無出，欲出闖尹易之，殊不知闖尹雖古語，而大璫二字，唐宋名公往往用之，今紀載中甚多，初非杜撰也。孫素以博洽稱，何輕譏前輩乃爾。

【私史】本朝史氏失職，以故野史甚夥，如弇州《史乘考誤》所列，其不足據明甚，而仇口污蔑。顛倒是非，又有弇州所不及見者。如近年浙中一士紳，亦登萬曆初元甲榜，屢躋仕路，官不及墨綬而罷，著一私史，紀世、穆兩朝事，自署永昭二陵信史，其中舛謬不必言，即如每科所舉士，則總署曰是年得士，某某以功業文章著，某某以貪酷奸邪著，俱信筆任口，無一得實。有羅其毒而先知者，輒以重賂相懇，則擊去姓名，別易一人，又賂則又改，其楮墨互換處，一覽洞然，士大夫恨惡之，而其人素橫穢，無屑與辨者。至取楚侗尚書雖與江陵素厚，要其生平自在，乃至云與徐文貞謀叛，蓋兩人俱其深仇也。又自云江陵奪情，欲草疏糾之，為其所覺，搆陷被謫，此不惟無疏可據，即考當時年月，亦了不相涉，此等書流傳，誤後世不少，弇州若在，又不知如何浩歎也。

【林居漫錄】伍寧方袁萃憲使，吳中人，素名剛勁嫉惡，任粵東憲，以目眚自免，家居無聊，著一書名《林居漫錄》，有前集、後集、外集多集，皆好言時事，其間偏執處亦間有之。李修吾正撫淮時，名獨重，伍獨議其短，謂才足以籠罩一世，術足以交結時賢，多取而人不以為貪，嗜殺而人不以為酷，掠名雖高，徐觀其後可也。不數年而李被彈，白簡四起，多祖其說，因有稱其先見者。至論乙巳京察留用一事，極誹沈四明之非，有識皆以為正論，而歸種吾鄉賀吏部燦然清平一疏，謂為迎合時相。賀好名人也，見之不勝憤懣，乃作一書名《漫錄評正》，盡擯其說，箋注於旁，謂無一語得實，而於己清平之疏，則直誇為公正能動上聽，始下察疏，得完大典，有功於國。伍憤其飾非，又作《駁漫錄評正》以糾之，其詞轉峻。賀不能堪，又作《駁駁漫錄證正》，則語愈支蔓，且評伍過端，近於巷口。伍為吳下人望，輔之者眾，共為切齒，復作書名《漫錄三評駁正》，援引指證，詳明深刻，讀者或謂快心，或謂已甚。賀已老多病，見此悲哭嘔血，不復能措一詞，未幾下世。其後憎伍者中之，南都有給事黃元蓋建中特疏劾之，專指漫錄，則賀不及見矣。黃後又坐京察去。

【袁中郎論詩】邸中偶與袁中郎談詩，其攻王、李頗甚口而置於鱗尤苦，予偶舉李華山詩，袁即曰：「北極風煙還郡國，中原日月自樓臺，如此胡說，當令兵馬司決鬻十下。」余曰：「上句『黃河忽墮三峰下』，一句自好，但對稍未稱耳。」袁微頷，亦以為然。偶案上乃其新詩稿，持問余曰：「此僕近作，何語為佳？」予拈其《聞蟬》二語云：「『琴裡高山調，詩中瘦鳥吟』最工，並其《鄴中懷古》一聯云『殘粉迎新帝，妖魂逐小郎』，用事祐化，前人未有，但結聯『曹家兄弟好，無乃太淫荒』，忽講道理，近於呆腐。」袁笑謂予賞音，但渠所最推尊為吾浙徐文長，似譽之太過，抽架上徐集指一律詩云：「三五沉魚陪冶俠，清明石馬臥王侯。」謂予曰：「如此奇怪語，弇州一生所無。」余甚不然之，曰：「此等語有何佳處，且想頭亦欠超異，似非文長得意語。」袁苦爭以為妙絕，則予不得其解。

【評書】頃浙中一士人刻《皇明書苑》十大家，首祝京兆而終董太史，乃以杭人湯煥、許光祚居董之前。此士亦錚錚有書家名，自負良不淺。予規之曰：「此二人不但難與董雁行，並不可列大家，盍更訂之。」其人艱然怒，似謂予本無所知，安得輕置雌黃。予亦乾笑聽之而已。又一浙紳謂予曰：「頃與學使者周斗垣延光晤於西湖，忽問曰：『近日書家如黃貞甫、董玄宰二公俱巨手

不必言，但不知誰當左次。」其言怪甚，因不置對。」予曰：「盍不明語之？」浙紳曰：「此等囈語，只可付罔聞，若欲與辨語，惟有痛批其頰可耳。」貞甫以時藝名世，本不工書，而酷好濡染，精綾名繭，佈滿都下，即園亭中扁對，亦多出其手，故周有此問。世間冤枉事極不少，但董無端屢遭折辱，亦高明鬼瞰之一驗也。

○著述

【獻書被斥】永樂三年，饒州府儒士朱友季著《書傳》專攻周、程、張、朱，獻之朝，上命行人押回原籍，杖遣之，焚其書。正統七年，東昌府通判傅寬進《太極圖說》，上謂僻謬悖理，斥之勿令誤後學。天順二年，常州布衣陳真晟獻《程朱正學》不報。成化二十年五月，無錫處士陳公懋刪改四書、朱子集注進呈，命毀之，仍命有司治罪，惟以《孟子》馮婦章士則之為句，時人傳之；至弘治元年，公懋又上所著《尚書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注，稱臣有一得，頗能折衷。通政司言公懋不稱軍民籍，自名為庶人，所進多穿鑿悖理，上命焚所著書，押遣還鄉。弘治元年，徽州教授周成進《治安備覽》，詔少詹事程敏政看詳，敏政言其竊宋趙善瑋《自警編》、元張養浩《牧民忠告語》以成狂妄，還其書置不問。嘉靖八年二月，太僕寺丞陳雲章上所注諸書及《大學疑》、《中庸疑》、《夜思錄》各一，上曰：「諸書姑收，其《學庸疑》、《夜思錄》即毀之，有踵之者罪不赦。」嘉靖九年，隰川王俊柏進所著《太文錄》，禮部尚書李時謂仿周子為說，用心雖勤，無補治道，上命姑留之。嘉靖十五年，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進所纂《二禮經傳測》，禮部尚書夏言云：「其立論以《曲禮》為先，似與孔子戾，但好學不倦，宜加獎。」上曰：「既戾孔子之言，何以傳後？」罷其書不省。嘉靖二十六年，陝西保安縣歲貢任時上所著《參兩貞明圖》，禮部謂其說不經，詔司訊治，贖罪為民。二十九年，原任廣東僉事、福建同安人林希元改編《大學》經傳定本及著《四書易經存疑》，並上呈御覽，乞刊布，詔焚其書，下希元於巡按御史究問，褫其官。萬曆二十四年，四川僉事張世則著《大學初議》，專辟程、朱，為行人高攀龍所駁，其書亦廢不用，蓋皆以崇正學為主也，然諸書中亦未必無可採者，概火之置之，士之留心經學者蓋寡矣。史稱林希元博學多聞，所獻書亦有見解，時方置經學不談，遂得罪。林又曾上書請征安南而郡縣之，如國初時，屢疏終不見省；又世宗初即位，林即上疏勸上勤治進學，議者謂一時建白所未有。

【大學衍義】真西山《大學衍義》其講修齊甚備，而治平則略之，然雜引前代宦官舊事分為二款，其忠謹受福僅八條，而預政蒙禍者四十餘條，故中官輩極憎之，不得時呈覽。宣德七年，御史蘇州人陳祚勸上讀此書，上怒，逮祚下詔獄，並及子姪瑄等八人，長系數年，英宗登極始釋。成化時，葉文莊盛亦以為請，不報。至丘文莊作《衍義補》進孝宗御覽，遂大荷眷賞，且奉旨發刊，未幾即入相，從來詞臣撰著未有如此受知者。蓋補義中獨不列閹宦一門，以故內廷德之，因而大用。其時議者即云：「修齊中已括盡治平，何必又補？特借此博主知，故人閣後即攝補義要務，請上允行，上嘉納之，皆非無因也。蓋宣宗博學，於載籍鮮所不窺，故疑御史之見諷；孝宗勤學，凡獻替必虛心聽納，故喜講臣之納忠，然俞沸之由，皆媒於內侍，可歎也。西山衍義列聖俱列講筵，獨世宗尤嗜之，然不過每月三八日進講耳。惟今上於今乙巳年，特召東阿於宗伯充日講，仍下聖諭，命專講《大學衍義》，蓋深得修齊宗旨，故以此書日置細旃，非宋理宗務名比也。今上癸卯冬，妖書起，上盛怒難解，東廠內臣陳矩慮有株連，屢以《大學衍義補》內「慎刑憲」一項數卷進呈覽，上意稍解，既而僅置做生光極典，他無濫及，人皆歸功於陳璫。陳益大喜，遂於乙巳年奏進《衍義補》二部，請發重刊。時陳以掌印帶廠，上即命司禮監翻刻頒行，至上親灑宸翰弁其首，蓋丘文莊著此書始終為宦寺所推服，歿已百餘年，猶受至尊知遇如此。

【詩禍】正統十四年，福建剿賊都御史張楷作《除夕詩》云：「靜夜深山動鼓聲，生民何苦際斯時。」又云：「亂離何處覓屠蘇，濁酒三杯也勝無。」又云：「庭院不須燒爆竹，四山烽火照人紅。」為給事中王詔所劾，罷去。宣德中，楷先為御史，作詩以獻，宣宗意欲求進，欲罪之，賴學士陳循力救而免，至是終以詩敗。天順四年，江西萬安縣民羅學淵進所作詩三百餘首，名《大明易覽》，中有詠犬、詠蚤、詠蝨、嘲醜婦及諛當道者，詞多謬妄，上大怒，出其詩命下獄訊治，集諸大臣廷鞫，坐妖言律論斬。弘治十二年，雲南副使趙炳作詩十二首，自序身論孟密夷使入貢之功，以獻，上怒，降為運同。嘉靖四年，巡撫應天右都御史吳廷舉升南工部尚書，具疏辭，中引白香山詩「月俸百千官二品，朝廷僱我作閒人」，又引張詠詩「可幸太平無一事，江南閒殺地第尚書」，末又用「嗚呼」二字，上怒，令致仕。又嘉靖十七年，上幸承天府，都御史胡纘宗作詩紀上南巡，末句云「穆皇八駿空飛電，湘竹英皇淚不磨」，又云「東海細臣瞻斗斗，北極中夜幾曾移」，自刻而勒之石，後為仇家任邱王聯所訐，指為詛咒譏訕，上震怒，逮下詔獄，拷掠論死，後戍極邊。此等拙筆，無論為頌為規，要無佳句，何足塵乙覽？時兩英主在御，宜乎得罪，此比蔡確車蓋亭詩不及遠甚，且如古人目為救准惡詩可也。張楷浙江慈溪人，吳廷舉廣西蒼梧人，胡纘宗陝西泰安人。

嘉靖間有緇衣經歷沈鍊，以劾嚴嵩編置保安，亦作詩譏督臣楊順，被誣勾坐斬，至穆宗初詔雪加恤。翰林院編修趙祖鵬罷官居家，被宗人趙馴訐其作詩訕上，下詔獄論死，亦至隆慶元年始得釋。二人俱浙產，其人雖薰蕕，然以詩得禍則一也。

【呂焦二書】乙未丙申間，焦弱侯竑為皇長子講官，撰《養正圖說》進之東朝，而同事者不及聞，時郭明龍為講員之首，已不悅之極。既而為徽人所刻，梨棗既精工，其畫像又出新安名士丁南羽之手，更飛動如生，京師珍為奇貨，大璫陳矩購得數部，以呈上覽，於是物議哄然。而張新建相公與郭江夏尤怒甚，謂焦且將由他途大用，丁西焦又不幸承乏典試，遂借闖事撻拾之，調外去，己亥復中之大計，浮躁降調，後雖屢登薦章再膺啟事，而議者終求多，至今未起也。同時則呂新吾坤初撫山西，著《閩範》一書，尋人為協院副憲。其書偶為戚畹鄭國泰所睹，進之坤宮，皇貴妃極喜其議論，因為作序刻之京師，尋兩黨構爭，言官遂指呂懷二心，別有推戴。呂時已徒少司寇，亦因此乞身歸，其慰薦之疏相繼滿公車，然尚未出山也。兩公俱當世羽儀，焦以博洽冠世，呂以理學著名，一則勇於獻替，一則過樸誠，俱遭忌口，動以宮闈見指，因遲柄用。君子處末世，即著書立言，當必慎，況其他乎？按焦著書曾進呈，奉旨留覽；呂書僅行人間，鄭氏偶見而賞之。按焦書至賞之耳共二十四字，據寫本補。

【國學刻書】南北兩雍所貯書籍，俱漫漶不完，近年北監奏請重刊廿一史，陸續竣事，進呈御覽，可謂盛舉矣，而校對鹵莽，訛錯轉多，至如巡金諸史俱有缺文，動至數葉俱承其脫簡接刻，文理逐不相續，即云災木可也。甲午春，南祭酒陸可教有刻書一疏，謂文皇帝所修《永樂大典》人間未見，宜分頒巡方御史，各任一種，校刊匯成，分貯兩雍以成一代盛事，上即允行，至今聞頒發也。按此書至二萬餘卷，即大內止寫本一部，至世宗重錄以備不虞，亦至穆宗朝始告竣，效勞諸臣俱敘功優升，若梨棗更豈易言？近日楊修齡鶴巡鹽兩浙，欲刻《太平御覽》，予極贊成之，以仁、錢兩令君大嘩而止，況大典又數十倍《御覽》乎？

【類雋類函】吳中鄭山人虛舟名若庸，有雋才，少駟俠，多作犯科事，因斥土籍，避仇中州。趙康王禮之，令匯萃諸書，各分事類，事稍秘者錄之，凡二十年而成，名曰《類雋》，王弇州為之序。又二十餘年吳中俞山人羨長名安期者，復集唐人類書刻之，名《類函》，李雲杜為之序。鄭書稍及唐以後，俞書則止於隋末，鄭惟綴本事，而俞則旁收詩文，二書俱有功藝苑，亦布衣之豪也。《類雋》全資朱邸，以故易成，《類函》則遍於友朋以妓女方外，靡不捐資助之，大為時流所厭。若俞雅慕鄭書，每謂予以未及見為恨，予時購得，則《類函》已大行矣。鄭工填詞，所著《繡襦》、《玉玦》諸記及小令大套，俱行於世，俞詩自雄渾，近日詞人以幽秀勝之，遂稍稍見訕，名以之頓減。

【焚通紀】《皇明資治通紀》，嘉靖間廣東東莞縣人陳建所纂，載國初以至正德事跡，皆採掇野史及四方傳聞，往往失實。至隆慶間，給事中李賁和上言，我朝列聖實錄，皆經儒臣纂修，藏在秘府，建以草莽僭擬，已犯自用自專之罪，況時更二百年，地隔萬餘里，乃以一人聞見，焚惑眾聽，臧否時賢，若不禁絕，為國是害非淺，乞下禮部追焚原板，仍諭史館勿得採用。上從之。按，此書俚淺舛訛，不一而足，但板行已久，向來俗儒淺學，多剽其略以誇博洽，至是始命焚毀，而海內之傳誦如故也。近日復有重刻行世者，其精工數倍於前，乃知蕪蕪之談，易入人如此。邇年吾鄉復有《永昭二陵信史》者，其書以嘉靖初元為始，似續陳建所著，然專借以報夙仇，且屢改易以行壟斷，抑《通紀》之不若矣，宜亟付泰燼，免致訛惑後學可也。

楊升庵云：《皇明通紀》為梁文康弟梁億所撰，其言必有據，豈億創之而嫁名於陳建耶？況梁亦廣州之南海人。

近代野史外，總述本朝事跡者，如鄭曉之《吾學編》、高岱之《鴻猷錄》、薛應旂之《憲章錄》最為表著，然而得失各半。又歷代實錄僅紀邸報所列，至大臣小傳，僅書平生官爵，即有褒貶，往往失實，以故有志述史者，未免望洋而返。近年用陳南允言開館修葺，未幾中輟，可為浩歎。

○詞曲

【蔡中郎】蔡中郎贅入牛府一事，人知賢者受冤，但其被誣之故，始終未明。或以為牛思黯之女，或以為鄧生事附會，如王弼州、胡元瑞輩，皆有說甚辨，而實未必然。又聞有傳為元人實有是事，蓋不花丞相副狀元入贅，作此以譏之，因虜語以牛為不花也。此說似近理。但予觀陸務觀詩云：「斜陽古柳趙家莊，負鼓盲翁正作場。死後是非誰管得？滿村聽說蔡中郎。」則伯喈受謗在宋時已不能伸雪，不始於高則誠造口業也。弼州諸公辯證，徒詞費耳。

陸詩有云劉后村作者，誤。

【西廂】元人周德清評《西廂》云：六字中三用韻，如「玉宇無塵」內「忽聽一聲猛驚」，及「玉驄嬌馬」內「自古相女配夫」，此皆三韻為難。予謂古女仄聲，夫字平聲，未為難也，不如「雲斂晴空」內，「本宮始終不同」，俱平聲乃佳耳。然此類凡元人皆能之，不獨《西廂》為然，如《春景》時曲云「柳綿滿天舞旋」，《冬景》云「臂中緊封守宮」，又云「醉烘玉容微紅」，《重會》時曲云「女郎兩相對當」，《私情》時曲云「玉娘粉妝生香」，《傷梅香》雜劇云「不妨莫慌我當」，《兩世姻緣》云「怎麼性大便殺」，《歌舞麗春堂》云「四方八荒萬邦」，俱六字三韻，穩貼圓美，他尚未易枚舉，蓋勝國詞家高處自有在，此特其剩技耳。本朝周憲王《特丹仙》雜劇云「意專向前謝天」等句，亦元人之亞。

【南北散套】元人如喬夢符、鄭德輝輩，俱以四折雜劇擅名，其餘技則工小令為多，若散套，雖諸人皆有之，惟馬東籬「百歲光陰」、張小山「長天落彩霞」，為一時絕唱，元詞多佳，皆不及也。元人俱爛北調，而不及南音，今南曲如「四時歡」、「窺青眼」、「人別後」諸套最古，或以為元人筆亦未必然，即沈青門、陳大聲輩，南詞宗匠，皆本朝成、弘間人，又同時如康對山、王漢陂二太史，俱以北擅場，並不染指於南。漢陂初學填詞，先延名師，閉門學唱三年，而後出手，其專精不泛及如此。章丘李中麓太常亦以填詞名，與康、王俱石友，而不爛度曲，即如所作《寶劍記》，生硬不諧，且不知南曲之有人聲，自以《中原音韻》葉之，以致吳儂見謫。同時惟臨朐馮海浮差為當行，亦以不作南詞耳。南詞自陳、沈諸公外，如「樓閣重重」、「因他消瘦」、「風兒疏刺刺」等套，尚是成、弘遺音，此外吳中詞人，如唐伯虎、祝枝山後，為梁伯龍、張伯起輩，縱有才情，俱非本色矣。

今傳誦南曲，如「東風轉歲華」云是元人高則成，不知乃陳大聲與徐髯仙聯句也，又「東野翠煙銷」乃元人《子母冤家》戲文中曲，今亦屬之高筆，訛以傳訛至此。且今人但知陳大聲南調之工耳，其北《一枝花》「天空碧水澄」全套，與馬致遠「百歲光陰」皆詠秋景，真堪伯仲。又題情《新水令》「碧桃花外一聲鐘」全套，亦綿麗不減元人，本朝詞手，似無勝之者。陳名鐸，號秋碧，大聲其字也，金陵人，官指揮使，今皆不知其為何代何方人矣。

近代南詞散套，盛行者如張伯起「燈兒下」，乃依「幽窗下」舊腔贈一嬰童，即席取辦，宜其用韻之雜。如梁少白「貂裘染」，乃一揚州鹽客眷舊院妓楊小環，求其題詠，曲成以百金為壽。今無論其雜用庚、清、真、文、侵、尋諸韻，即語意亦俚鄙可笑，真不值一文。

【丘文莊填詞】丘文莊淹博，本朝鮮儷，而行文沓拖，不為後學所式，至填詞尤非當行，今《五倫全備》是其手筆，亦俚淺甚矣。初與王端毅同朝，王調理學大儒，不宜留心詞曲，丘大恨之。因南太宰王儷為端毅作王大司馬生傳，稱許太過，遂云：「若有豪傑駁之，禍且不測。」又端毅所刻疏稿，凡成化間留中之疏，俱書不報，邱又謂王故彰先帝拒諫之失，御醫劉文泰得丘語，因挾仇特疏而王遂去位，所以報五倫之怨也。《五倫記》至今行人間，真所謂不幸而傳矣。又聞丘少年作《鍾情麗集》，以寄身之桑濮奇遇，為時所薄，故又作《五倫》以掩之，未知果否？但《麗集》亦學窮腐譚，無一俊語，即不掩亦可。又聞至亦可數句，據寫本補。

【弦索入曲】嘉、隆間度曲知音者，有松江何元朗，畜家僮習唱，一時優人俱避舍，然所唱俱北詞，尚得金元蒜酪遺風，予幼時猶見老樂工二三人，其歌童也，俱善弦索，今絕響矣。何又教女鬟數人，俱善北曲，為南教坊頓仁所賞。頓曾隨武宗入京，盡傳北方遺音，獨步東南，暮年流落，無復知其技者，正如李龜年江南晚景。其論曲謂南曲簫管調之唱調，不入弦索，不可入譜，近日沈吏部所訂南九宮譜盛行，而北九宮譜反無人問，亦無人知矣。頓老又云：「弦索九宮，或用滾弦，或用花和、大和鈸弦，皆有定則，若南九宮無定則可依，且笛管稍長短，其聲便可就板，弦索若多一彈少一彈，即個板矣，此說真不易之論。今吳下皆三弦合南曲，而又以簫管葉之，此唐人所云錦襖上著蓑衣，顧阿瑛小像詩所云儒衣僧帽道人鞋也。

簫管可入北調，而弦索不入南詞，蓋南曲不仗弦為節奏也，況北詞亦有不葉弦索者，如鄭德輝、王實甫間亦有焉，今人一例通用，遂入笑海。嘗見友人以漢隸自誇，余諒之曰：「此不過於真字上加一二筆飛撇，遂枉其名曰隸，此名隸楷，非隸漢也。」今南方北曲，瓦缶亂鳴，此名北南，非北曲也。只如時所爭尚者「望薄東」一套，其引子望字，北音作旺，葉字北音作夜，急字北音作紀，疊字北音作爹，今之學者頗能談之，但一啟口便成南腔，正如鸚鵡效人言，非不近似，而禽吭終不能脫盡，奈何強名曰北。

老樂工云：「凡學唱從弦索入者，遇清唱則字窒而喉劣」，此亦至言。今學南曲者亦然，初按板時，即以簫管為輔，則其正音反為所過，久而習成，遂如蝨蛇相倚，不可暫撇。若單喉獨唱，非音律長短而不諧，則腔調矜持而走板，蓋由初入門時，不能盡其才也。曾見一二大家歌姬輩，甫啟朱唇，即有簫管夾其左右，好腔妙轉，反被拖帶，不能施展，此乃以邯鄲細步，行荊榛泥濘中，欲如古所云高不揭低不咽，難矣。若吾輩知音者，稍待學唱將成，即取其中一二人教以簫管，既語疾徐之節，且助轉換之勞，宛轉高低，無不如意矣。今有以吹唱兩師並教者，尤舛。

【填詞名手】本朝填詞高手，如陳大聲、沈青門之屬，俱南北散套，不作傳奇，惟周憲王所作雜劇最夥。其刻本名《誠齋樂府》，至今行世，雖警拔稍遜古人，而調入弦索，穩葉流麗，猶有金元風範，南曲則《四節》、《連環》、《繡襦》之屬，出於成弘間，稍為時所稱。其後則嘉靖間陸天池名采者，吳中陸貞山黃門之弟也，所撰有《王仙客明珠記》、《韓壽偷香記》、《陳同甫椒觴記》、《程德遠分鞋記》諸劇，今惟《明珠》盛行。又鄭山人若庸《玉玦記》，使事穩帖，用韻亦諧，內游西湖一套，尤為時所膾炙，所乏者生動之色耳。近年則梁伯龍、張伯起俱吳人，所作盛行於世，若以《中原音韻》律之，俱門外漢也。近沈寧庵吏部後起，獨恪守詞家三尺，如庚清、真文、桓歡、寒山、先天、諸韻，最易互用者，斤斤力持，不少假借，可稱度曲申韓，然詞之堪人選者殊少。梅禹金《玉合記》最為時所尚，然賓白盡用駢語，鉅釘太繁，其曲半使故事及成語，正如設色骷髏，粉捏化生，欲博人寵愛難矣。湯義仍《牡丹亭夢》一出，家傳戶誦，幾令《西廂》減價，奈不諳曲譜，用韻多任意處，乃才情自足不朽也。年來俚儒之稍通音律者，伶人之稍習文墨者，動輒編成一傳，自謂得沈吏部九宮正音之秘，然悠謬粗淺，登場聞之，穢溢及廣座，亦傳奇之一厄也。

沈寧庵自號同隱生，按北宋萬俟雅言在徽宗朝直大晟府，亦自稱詞隱，豈偶合耶？抑慕而效之也？

【太和記】向年曾見刻本《太和記》，按二十四氣，每季填詞六折，用六古人故事，每事必具始終，每人必有本末，出既旻衍，詞復冗長，若當場演之，一折可了一更漏，雖似出博洽人手，然非本色當行。又南曲居十之八，不可入弦索。後聞之一先輩，云是楊升庵太史筆，未知然否？然翊國公郭勛亦刻有《太和傳》，郭以科道聚劾下鎮撫司究問，尋奉世宗聖旨，勛曾贊大禮並刻《太和傳》等勞，合釋刑具，即問奏處分。夫刻書至與贊禮並稱，似非傳奇可知。予未見郭書，不敢臆斷，然北詞九宮譜本名《太和正音》，又似與音律相關，俱未可曉也。楊升庵生平填詞甚工，遠出太和之上，今所傳俱小令，而大套則失之矣。曾見楊親筆改定祝枝山《詠月》「玉盤金餅」一套，竄易甚多，如西廂待月斷送鶯鶯改為成就鶯鶯，餘不盡記矣。

【填詞有他意】填詞出才人余技，本遊戲筆墨間耳，然亦有寓意譏諷者，如王漢陂之《杜甫遊春》，則指李西涯及楊石齋、賈

南塢三相，康對山之《中山狼》則指李空同，李中麓之《實劍記》則指分宜父子，近日王辰玉之《哭倒長安街》則指建言諸公是也。又聞湯養仍之《紫簫》亦指當時秉國首揆，才成其半，即為人所議，因改為《紫釵》。而屠長卿之《彩毫記》則竟以李青蓮自命，第未知果愜物情否耳。

【張伯起傳奇】伯起少年作《紅拂記》，演習之者遍國中，後以丙戌上太夫人壽，作《祝髮記》，則母已八旬，而身亦耳順矣。其繼之者則有《竊符》、《灌園》、《屢屐》、《虎符》共刻函為《陽春六集》，盛傳於世，可以止矣。暮年值播事奏功，大將楚人李應祥者，求作傳奇以侈其助，潤筆稍溢，不免過於張大，似多此一段蛇足，其曲今亦不行。同時沈寧庵瑯吏部，自號詞隱生，亦酷愛填詞，至今三十餘種，其盛行者惟《義俠》、《桃符》、《紅葉》之屬。沈工歌譜，每製曲必遵《中原音韻》、《太和正音》諸書，欲與金元名家爭長，張則以意用韻，便俗唱而已。予每問之，答云：「子見高則誠《琵琶記》否？予用此例，奈何訝之？」

【梁伯龍傳奇】同時崑山梁伯龍辰魚亦稱詞家，有盛名，所作《浣紗記》至傳海外，然止此不復續筆，其大套小令，則有《江東白苧》之刻，尚有傳之者。《浣紗》初出，梁游青浦，時屠緯真隆為令，以上客禮之，即命優人演其新劇為壽，每遇佳句，輒浮大白酬之，梁亦豪飲自快；演至出獵，有所謂「擺開擺開」者，屠厲聲曰：「此惡語，當受罰。」蓋已預儲滄水，以酒海灌三大盃。梁氣索，強盡之，大吐委頓，次日不別竟去。屠凡言及，必大笑，以為得意事。

【曇花記】今上甲申歲，刑部主事俞識軒顯卿論劾禮部主事屠長卿隆，得旨兩人俱革職為民。俞，松江之上海人，為孝廉時，適屠令松之青浦，以事干謁之，屠不聽，且加侮慢，愈心恨甚，至是具疏指屠淫縱，並及屠帷簿，至云日中為市，交易而退，又有翠館侯門、青樓郎署諸嫖語，上覽之大怒，遂並斥之。屠自邑令內召甫年餘，俞第後授官祇數月耳，睚眦之忿，兩人俱敗，終身不復振，人亦惜屠之才，然終不以登啟事也。西寧夫人有才色，工音律，屠亦能新聲，頗以自炫，每劇場輒闖入群優中作技，夫人從簾箔中見之，或勞以香茗，因以外傳，至於通家往還亦有之，何至如俞疏云云也？近年屠作《曇花記》忽以木清泰為主，嘗怪其無調，一日遇屠於武林，命其家僮演此曲，揮策四顧，如辛幼安之歌千古江山自鳴得意。予於席間私問馮開之祭酒云：「屠年伯此記，出何典故？」馮笑曰：「子不知耶？木字增一蓋成宋字，清字與西為對，泰即寧之意也，屠晚年自恨往時孟浪，致累宋夫人被醜聲，侯方向向，亦因以坐廢，此懺悔文也。」時虞德園吏部在坐，亦聞之笑曰：「故不如予作《曇花記序》，云此乃大雅《目連傳》，免涉閨閣葛藤語，差為得之。」予應曰：「此乃著色《西遊記》，何必詰其真偽？」今馮年伯歿矣，其言必有所本，恨不細叩之。

【拜月亭】何元朗謂《拜月亭》勝《琵琶記》，而王弇州力爭以為不然，此是王識見未到處。《琵琶》無論襲舊太多，與《西廂》同病，且其曲無一句可入弦索者。《拜月》則字字穩帖，與彈搗膠黏，蓋南曲全本可上弦索者惟此耳。至於走兩、錯認、拜月諸折，俱問答往來，不用賓白，固為高手，即且兒髻雲堆小曲，模擬閨秀嬌憨情態，活脫逼真，《琵琶》咽糠、描真亦佳，終不及也。向曾與王房仲談此曲，渠亦謂乃翁持論未確，且云：「不特別調之佳，即如轟古陀滿爭遷都，俱是兩人胸臆見解，絕無秦疏套子，亦非今人所解。」予深服其言。若《西廂》才華富贍，北詞大本未有能繼之者，終是肉勝於骨，所以讓《月亭》一頭地。元人以鄭、馬、關、白為四大家，而不及王實甫，有以也。《月亭》後小半已為俗工刪改，非復舊本矣，今細閱拜新月以後，無一詞可入選者，便知此語非謬。《月亭》之外，予最愛《繡襦記》中鴛鴦一折，皆乞兒家常口頭話，熔鑄渾成，不見斧鑿痕跡，可與古詩《孔雀東南飛》「唧唧復唧唧」並驅。余謂此必元人筆，非鄭虛舟所能辦也，後問沈寧庵吏部，云果曾於元雜劇中見之，恨其時不曾問得是出何詞。予所見鄭元和雜劇凡三本，皆無此曲。

往年癸巳，吳中諸公子習武，為江南撫臣朱鑿塘所許，謂諸公子且反，其贈答詩云：「君實有心追季布，蓬門無計托朱家」，實謀反確證。給事中趙完璧因據以上聞。時三相皆吳越人，恐上遂信為真，急疏請行撫按會勘虛實。朱已去任，有代為解者曰：「此《拜月亭》曲中陀滿興福投蔣世隆，蔣因有此句答贈，非創作者。」因取坊間刻本證，果然，諸公子獄始漸解。王房仲亦諸公子中一人也。今細閱新舊刻本，俱無此一聯，豈大獄興時，習其連累，削去此二句耶？或云：「《拜月》初無是詩，特解紛者詭為此說，以代聊城矢耳，豈其然乎？」

【北詞傳授】自吳人重南曲，皆祖崑山魏良輔，而北調幾廢。今惟金陵存此調，然北派亦不同，有金陵，有汴梁，有雲中，而吳中以北曲擅場者，僅見張野一人，故壽州產也，亦與金陵小有異同處。頃甲辰年，馬四娘以生平不識金閨為恨，因挈其家女郎十五六人來吳中，唱《北西廂》全本。其中有巧孫者，故馬氏粗婢，貌奇醜而聲遏云，於北詞關捩竅妙處備得真傳，為一時獨步，他姬曾不得其十一也。四娘還曲中即病亡，諸妓星散，巧孫亦去為市嫗，不理歌譜矣。今南教坊有傳壽者，字靈修，工北曲，其親生父家傳，誓不教一人，壽亦豪爽，談笑傾坐。若壽復嫁去，北曲真同《廣陵散》矣。

【時尚小令】元人小令行於燕趙，後浸淫日盛，自宣正至成弘後，中原又行《鎖南枝》、《傍妝臺》、《山坡羊》之屬。李崆峒先生初自慶陽徙居汴梁，聞之，以為可繼國風之後；何大復繼至，亦酷愛之，今所傳《泥捏人》及《鞋打卦》、《熬鬆髻》三闋，為三牌名之冠，故不虛也。自茲以後，又有《耍孩兒》、《駐雲飛》、《醉太平》諸曲，然不如三曲之盛。嘉隆間，乃興《鬧五更》、《寄生草》、《羅江怨》、《哭皇天》、《乾荷葉》、《粉紅蓮》、《桐城歌》、《銀鈕絲》之屬，自兩淮以至江南，漸與詞曲相遠，不過寫淫媵情態，略具抑揚而已。比年以來，又有《打棗竿》、《掛枝兒》二曲，其腔調約略相似，則不問南北，不問男女，不問老幼良賤，人人習之，亦人人喜聽之，以至刊布成帙，舉世傳誦，沁人心腑，其譜不如從何來，真可駭歎。又《山坡羊》者，李、何二公所喜，今南北詞俱有此名，但北方惟盛愛《數落山坡羊》，其曲自寬、大、遼陳三鎮傳來，今京師妓女慣以此充弦索北調，其語穢褻鄙淺，並桑濮之音亦離去已遠，而羈人游媚，嗜之獨深，丙夜開樽，爭先招致，而教坊所隸箏、琴、琵琶、等色，及九宮十二則，皆不知為何物矣。俗樂中之雅樂，尚不諧里耳如此，況真雅樂乎？

【雜劇】北雜劇已為金元大手擅勝場，今人不復能措手。曾見汪太函四作，為《宋玉高唐夢》、《唐明皇七夕長生殿》、《范少伯西子五湖》、《陳思王遇洛神》，都非當行；惟徐文長渭《四聲猿》盛行，然以詞家三尺律之，猶河漢也。梁伯龍有《紅線》、《紅綃》二雜劇，頗稱諧穩，今被俗優合為一大本南曲，遂成惡趣。近年獨王辰玉大史衡所作《真傀儡》、《沒奈何》諸劇，大得金元蒜酪本色，可稱一時獨步。然此劇俱四折，用四人各唱一折，或一人共唱四折，故作作者得逞其長，歌者亦盡其技。王初作《郁輪袍》，乃多至七折，其《真傀儡》諸劇，又只以一大折了之，似尚隔一塵。頃黃貞甫汝亨以進賢令內召還，貽湯養仍新作《牡丹亭記》，真是一種奇文，未知於王實甫、施君美如何？恐斷非近日諸賢所辦也。湯詞系南曲，因論北詞附及之。

【雜劇院本】涵虛子所記雜劇名家，凡五百餘本，通行人間者不及百種。然更不止此，今教坊雜劇約有千本，然率多俚淺，其可閱者十之三耳。元人未滅南宋時，以此取士子優劣，每出一題，任人填曲，如宋宣和畫學，出唐詩一句，恣其渲染，選其得畫外趣者登高第，於是宋畫、元曲，千古無匹。元曲有一題而傳至四五本者，予皆見之，總只四折，蓋才情有限，北調又無多，且登場雖數人，而唱曲只一人，作者與扮者力量限俱盡現矣。自北有《西廂》，南有《拜月》，雜劇變為戲文，以至《琵琶》遂演為四十餘折，幾倍雜劇，然《西廂》到底描寫情感，予觀北劇，盡有高出其上者，世人未普遍觀，遂隊吠聲，詫為絕唱，真井蛙之見耳。

本朝能雜劇者不數人，自周憲王以至關中康、王諸公，稍稍當行，其後則山東馮、李亦近之，然如《小尼下山》、《園林午夢》、《皮匠參禪》等劇，俱太單簿，僅可供笑謔，亦教坊耍樂院本之類耳。

雜劇如《王粲登樓》、《韓信胯下》、《關大王單刀會》、《趙太祖風雲會》之屬，不特命詞之高秀，而意象悲壯，自足籠蓋一時，至若《謫梅香》、《倩女離魂》、《牆頭馬上》等曲，非不輕俊，然不出房帷窈白，以《西廂》例之可也。他如《千里送荊娘》、《元夜鬧東京》之屬，則近粗莽；《華光顯聖》、《目連入冥》、《大聖收魔》之屬，則太妖誕，以至《三星下界》、《天官賜福》，種種吉慶傳奇，皆係供奉御前，呼嵩獻壽，但宜教坊及鐘鼓司肄習之，並助威貴輩贊賞之耳。若所謂院本者，本北宋

微宗時「五花鬬弄」之遺，有散說、有道念、有筋斗、有科泛，初與雜劇本一種，至元世始分為兩，迨本朝則院本不傳久矣，今尚稱院本，猶沿宋金之舊也。金章宗時，董解元《西廂》尚是院本模範，在元末已無人能按譜唱演者，況後世乎？

【戲旦】自北劇興，名男為正末，女曰旦兒，相傳入於南劇，雖稍有更易，而且之名不改，竟不曉何義。今觀《遼史·樂志》：大樂有七聲，謂之七旦，凡一旦管一調，如正宮越調、大食中呂之屬，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調，不用黍律，以琵琶葉之。按，此即今九宮譜之始，所謂旦，乃司樂之總名，以故金元相傳，遂命歌妓領之，因以作雜劇，流傳至今，且皆以娼女充之，無則以優之少者假扮，漸遠而失其真耳。大食，今曲譜中訛作大石，又遼大樂各調協音，其聲凡十，曰五凡工尺上一，於律呂各缺一，則至今用之，南北無異，幾如時藝之四股八比，不可易也。

元人云：雜劇中用四人，曰末泥色，主引戲吩咐；曰副淨色，發喬；曰副末色，主打諢；又或一人裝孤老，而且獨無管色，益如旦為管調，如教坊之部頭、色長矣。

【笛曲】今按樂者必先學笛，如五凡工尺上一之屬，世以為俗工俚習，不知其來舊矣。宋樂書云：黃鐘用合字，大呂太簇用四字，夾鐘姑洗用一字，夷則南呂用工字，無射應鐘用凡字，中呂用上字，蕤賓用鈎字，林鐘用尺字，黃鐘清用六字，大呂夾鐘清用五字，又有陰陽及半陰半陽之分，而遼世大樂各調之中，度曲協律其聲凡十：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鈎合，近十二雅律，於律呂各缺一，以為猶之雅音之及商也。可見宋遼以來，此調已為之祖，今樂家傳習數字，如律詩之有四韻八句，時藝之有四股八比，普天下不能越，猶昧其本始耳。

【俗樂有所本】都下貴瑣家作劇，所用童子名倒刺小廝者，先有敲水盞一戲，甚為無謂，然唐李琬已造此，但用九甌盛水擊之合五聲四清之音，謂之水盞，與今稍不同耳。又吳下向來有俚下婦人，打三棒鼓乞錢者，予幼時尚見之，亦起唐咸通中，王文通好用三杖打撩，萬不失一，但其器有三等，一曰頭鼓，形類鼗，二曰聒鼓，三曰和鼓，今則一鼓三槌耳。即今串板，亦古之拍板，大者九板，小者六板，以韋編之，本胡部樂，蓋以代拊，因古人以拊節舞，而此用板代之，唐人謂之樂句，宋朝止用六板，予向亦曾見，今則四板矣。又今有所謂十樣錦者，鼓笛螺板大小鈸鈺之屬，齊聲振響，亦起近年，吳人尤尚之。然不知亦沿正德之舊，武宗南巡自造靖邊樂，有笙、有笛、有鼓、有歇落吹打諸雜樂，傳授南教坊，今吳兒遂引而伸之，真所謂今之樂猶古之樂。

【俚語】今樂器中有四弦，長項圓擊者，北人最善彈之，俗名琥珀槌，而京師及邊塞人又呼胡博詞。余心疑其非，後偶與教坊老妓談及，曰此名渾不是，蓋以狀似篋篋、似三弦、似瑟琵琶、似阮、似胡琴，而實皆非，故以為名，本虜中馬上所彈者，予乃信以為然。及查正統年間賜迤北瓦刺可汗諸物中，有所謂虎撥思者，蓋即此物，而《元史》中又稱火不思，始知渾不是之說亦訛耳。又有緊急鼓者，訛為錦雞鼓，總皆樂也。又北人詈婦之下劣者曰歪辣骨，詢其故，則云：「牛身自毛骨皮肉以至能體，無一棄物，惟兩角內有天頂肉少許，其穢逼人，最為賤惡，以此比之粗婢。」後又問京師之熟諳市語者，則又不然，云：「往時宣德間，瓦刺為中國頻征，衰弱貧苦，以其婦女售與邊人，每口不過酬幾百錢，名曰瓦刺姑，以其貌寢而價廉也」，二說未知孰是。

京師稱婦人所帶冠為提地，蓋髻髻兩字俱入聲，北音無入聲者，遂訛至此。又呼促織為趨趨，亦入聲之誤，今南客聞之，習久不察，亦襲其名，誤矣。

元人呼命婦所帶笄曰罽罽，蓋虜語也，今貢夷男子所戴亦名罽罽帽，不知何所取義，罽字作平聲。

【舞名】頃在梁溪鄒彥吉家觀舞，因誇皆婦人盤中、掌上之遺耳，乃古人之舞不傳久矣。古有鞞舞、擊舞、鐸舞、笛舞、擊舞，固絕不知何狀，即最後如唐太宗七德舞，明皇之龍池舞、傾杯舞及霓裳羽衣之舞，在宋已亡。然古人酒歡起舞多男子，如唐張錫等談容娘舞、楊再思之高麗舞、祝欽朋之八風舞，則大臣亦為之；安祿山之胡旋舞，僕固懷恩為宦官駱奉仙舞，則胡虜亦為之；若和歌起舞，與張存業求纏頭，則諸君亦為之矣。唐開成間，樂人崇胡子其人能軟舞，其舞容有大垂手、小垂手、驚鴻、飛燕、婆娑之屬，其腰肢不異女郎，則知唐末已全重婦人，而唐時教坊樂，又有垂手羅、回波樂、蘭陵王、春鶯囀、半社渠、借席、烏夜啼之屬，謂之軟舞，阿遼、柘枝、黃&~IWLL、拂林、大渭州、達摩之屬，謂之健舞，又不專用女郎也。宋時宗廟朝享之外，亦用婦人，其所謂女童隊、小兒隊、教坊隊者，已如今俗舞，至金元益以虜習，彌不可問。今世學舞者，俱作汴梁與金陵，大抵俱軟舞，雖有南舞、北舞之異，然皆女伎為之；即不然，亦男子妝以悅客，古法漸滅，非始本朝也。至若舞用婦人，實勝男子，彼劉、項何等帝王，尚屬虞、戚為之舞，唐人謂教坊雷大使舞極盡巧工，終非本色，蓋本色者婦人態也。鄒深是予言。

【金瓶梅】袁中郎《觴政》以《金瓶梅》配《水滸傳》為外典，余恨未得見。丙午遇中郎京邸，問曾有全帙否？曰：「第睹數卷甚奇快，今惟麻城劉澁白承禧家有全本，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。」又三年，小修上公車，已攜有其書，因與借抄挈歸。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，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，馬仲良時樞吳關，亦勸予應梓人之求，可以療飢，予曰：「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，但一出則家傳戶到，壞人心術，他日閻羅究詰始禍，何辭置對？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？」仲良大以為然，遂固篋之。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。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，遍覓不得，有陋儒補以入刻，無論膚淺鄙俚，時作吳語，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，一見知其贗作矣。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，指斥時事，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，林靈素則指陶仲文，朱勳則指陸炳，其他各有所屬云。中郎又云：「尚有名《玉嬌李》者，亦出此名士手，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，武大後世化為淫夫，上烝下報，潘金蓮亦作河間婦，終以極刑，西門慶則一駱駝男子，坐視妻妾外遇，以見輪回不爽。」中郎亦耳剽未之見也。去年抵輦下，從丘工部六區志充得寓目焉，僅首卷耳，而穢黷百端，背倫滅理，幾不忍讀，其帝則稱完顏大定，而貴溪分宜相構亦暗寓焉，至嘉靖辛丑庶常諸公，則直書姓名，尤可駭怪，因棄置不復再展，然筆鋒恣橫酣暢，似尤勝《金瓶梅》。邱旋出守去，此書不知落何所。